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四十編

言情小說

(卷上)

花中井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可 歌 可 誦 有 興 有 味 之 新 書

定價
二角

共 和 國 民 唱 歌 集

華航
琛編

民皆學大。唱事琛定。共成獲發唱
必可校。詞歌實。特觀和立。益揚歌
以適以典集。選取感之凡匪精足
先。用。及明一譜有。一幸吾淺。神。以
觀想種潤。冊。填關新。福。國今。苟。激
爲共種凡。宗。歌。共華政。民。者。有。發
快和社家。旨。編。和君體。胥。民。佳。志
也。國。會。庭。正。成。之。航。既。受。國。集。氣。

每册
二角
五分

民 國 唱 歌 集

洋裝
分訂
四册

唱歌足以陶養性情。啓悟智識。
本館特請沈心工先生編
輯民國唱歌集。凡四編。一一
編小學中學師範適用之。二
編女學適用之。四編游戲
軍隊社會均適用之。選譜謹嚴。
歌詞亦雅而不俗淺而
不俚。材料皆以合於今
日社會爲主。洵現今最
新最佳之唱歌書也。

此書爲英國小說名家巴爾勒斯所著。巴君曾遊學俄國。歷有年所。據云書中事實。皆身親見聞。毫無虛構。僕得其原書。屢持以質西友。俱云確有依據。卽警察大臣佳爾閣。亦實有其人。嘗思世界專制政體。至二十世紀。僅餘數國。而此數國中。最殘忍危險者。莫俄國若是。書於俄國警察部之實際。與虛無黨之內容。均能窺見底裏。語語道破。洵非身與相習者。不能道。爰積一月之力。譯成初藁。復得李君子幹爲之整比潤色。始釐然成書。

~~雅~~好奇之士。茶餘酒後。消遣之一助。如欲考察俄國政治。亦可於此。

略見一斑云。

光緒三十有一年歲次乙巳季冬之月

常友栢自識

題詞

滿江紅

帶綰同心。早訂了白頭盟約。曾不料狼貪蠹毒。鸞飄鳳泊。虎口餘生春尚在。蛾眉善妒。銜難脫。幸君王成就美姻緣。恩波闊。螳螂健。來黃雀。狐兔狡。盤雕鶚。笑機心相鬪。翻撈罾繳。無限恩讐都是幻。有情眷屬終須合。願普天花好。月長圓。昇平樂。

光緒丙午人日梓齋倚聲

閱阱中花小說感賦七律二章

人間行路古今難。相斫書成不忍看。懷璧逡巡挂網。拜金容易躡高官。戰龍野灑元黃血。刺虎宵探赤白丸。總爲浮雲能蔽日。瑩篋一曲鬱長歎。

風。風。雨。雨。鎖。年。年。飄。泊。申。江。坐。惘。然。夢。裏。瓊。花。和。鏡。碎。眼。前。青。草。比。袍。鮮。
一。春。心。事。長。耽。酒。三。寸。毛。雖。不。直。錢。寄。語。羣。公。須。好。在。佛。時。鉅。任。待。仔。肩。

山陰金爲鶴笙父

阱中花卷上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勝會爭妍妒根潛伏 | 他鄉遇故情話纏綿 |
| 第二回 | 入戲樓嬌娃譏虐政 | 驚御駕刺客逞奸謀 |
| 第三回 | 奴界淪摧殘悲薄命 | 債臺上逼迫蹈危機 |
| 第四回 | 擅才情美人作偵探 | 漏消息縣主訊鴟鬣 |
| 第五回 | 感暮年悔縻好爵 | 惜嬌女語觸權臣 |
| 第六回 | 倉卒逃生心傷遺塚 | 淒涼就捕淚灑窮途 |
| 第七回 | 話真情癡心聯眷屬 | 墮奸計束手入牢籠 |
| 第八回 | 受奇冤傷心宣罪證 | 揮老淚飲恨別嬌娃 |
| 第九回 | 冤重命輕九京餘痛 | 堂高廉遠隻手遮天 |
| 第十回 | 讀新聞蛾眉忘舊約 | 問車票驛長佈疑城 |
| 第十一回 | 警芳心悲音生暗室 | 誇權力惡語逞凶鋒 |

第十二回

狹路逢仇巧施惡計

班門弄斧飽受虛驚

第十三回

冤上冤中途遇偵探

錯裏錯咫尺隔天涯

第十四回

迷信求神隱情傾吐

借題洩恨甘語連綿

第十五回

淡抹輕描小施毒手

旁敲側擊大快雄心

第十六回

軟語兜留舞鸞窺鏡

老拳奉敬煮鶴焚琴

阱中花卷上

第一回

勝會爭妍妒根潛伏

他鄉遇故情話纏綿

話說俄國的位置。雖在北寒帶。天氣極冷。然而他的京城聖彼得堡。却是很爲繁盛。在歐洲各國當中。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富貴繁華之地。風流綺麗之鄉。城裏頭酒樓歌館。不一而足。就中有一座最著名的戲園子。房屋高大。基址寬宏。裏頭裝飾和鋪陳一切。也格外的精美華麗。一日俄京的官紳富商人等。借戲園子地方。開跳舞會。所有王公大臣。以及各國公使。皆來赴會。天色將晚。陸續到齊。但見滿座的峨冠禮服。中間夾著些貴婦少女。艷飾穠妝。五光十色。晶瑩耀目。一會兒音樂齊鳴。男女衆客。就各尋心契的朋友。逐對兒跳舞。一時音樂聲。珮玉聲。步履聲。衣裳聲。綵繡聲。歡笑聲。雜然並作。這時候戲園子外面。嚴霜已降。冰雪載途。寒暑表的針。已降至零度以下。戲園子裏頭。却因爲遍佈蒸汽管的緣故。十分和暖。再加上千萬人。噓氣成雲。幾十盞電燈。光明如晝。融融洩洩。大有三四月的光景。衆人正在興高采烈。忽見門外

走進來一位老者。穿著晚間赴宴的禮服。年紀約莫在五十左右。手攬著一位女郎。年正及笄。看他的風神體態。好像英國人。修眉。慧眼。鼓乳。蜂腰。真有飄飄欲仙的韻致。此時歌舞將畢。有一位俄國宗室的貴女。人都稱呼他縣主的。對英國一箇使館隨員說道。賈爾登先生。貴國的女子。於修飾一道。真可以算得第一講究。叫人猛一看來。很像是天然生就的。賈爾登笑道。縣主的話。恐怕未必十二分的確。若說剛纔進來的這位女郎。實在是天然生成的美貌。毫無一點兒造作。我是相信得過的。縣主還不知道呢。英國的女子。皮膚光潔。舉止溫柔。是一種天生的性質。就同俄國的女子。善言語。工詼諧。也是不學而能的。縣主若細心的體會。便知道英國女子的妙處了。縣主聽罷。冷冷的答道。是哩。我卻也不善於體會。但是古語說得好。情人眼裏出西施。又道。好貨須賣與識者。俄國的女子。自然要在俄國人眼睛裏。纔看得出好處來。若在別國……說到這裏。頭便低了下去。用牙齒咬著嘴唇。顯出似嬌似怒。又似有無限的心事。難於說出的光景。默默的坐了半晌。此時跳舞已畢。音樂盡止。

戲臺上面已預備開鑼演戲。縣主就起身說道：「今晚我還有別的約會，不能久陪。請你送我到戲園子門外，然後再回來，還可以陪你的心上人多談一會兒，省得我在這裏做礙眼討厭的人。」就誤了你的心事。賈爾登聞言也無話可答，只得站起來，扶著縣主并肩而行，緩步送他到門外去了。且住。你道這位縣主是誰？原來他名叫亞娥，在俄皇宗室裏頭也算得一箇有錢有勢的貴族。自幼父母雙亡，遺貲甚厚。現年二十一歲，生得花明月艷，秀外慧中，妙曼無儔。個儻自喜，門第既高，人才又復出衆，未免自矜品格，看得別人都不在眼裏。所交接的男子也沒有一箇中他意的。所以到如今還沒有出嫁。但是他生平有一樁毛病，最喜歡賭博，呼盧喝雉，一擲千金。家裏的財產被他輸掉了的，也就著實不少。將來蕩產陷身，都因為這箇緣故。此是後話，暫且不題。且說賈爾登送亞娥縣主去後，轉身入內，見先前進來的那箇女郎，獨自一箇人站在戲園子當中，不覺的叫了一聲愛德。一面走上前去握手，爲禮。那女郎見有人叫他，迴眸一盼，早已看見，就趕緊還禮，嘴裏也回叫了一聲亨利。兩箇人

見面之後驚喜交集。一時覺得有千言萬語要互相訴說。又不知道從那裏說起。反倒弄得四目對視。一言不發。還是賈爾登先說道。前一禮拜我們還在英國分手以前。曾在令姑母家裏喫晚飯。那天你也在座。我們還細細的談了半天。你今天怎麼也到俄國來了。難道今天相會是在這兒做夢不成。愛德道。就是那天會面之後。我就接著我父親的信。知道他有病。所以趕著到俄國來服侍他的。不想在這兒又和你會著了。賈爾登道。剛纔和你一同進來的那位老先生。想必就是令尊大人了。愛德道。正是。但是你不要稱他做老先生。他纔不過四十多歲的人。賈爾登道。哦。纔四十多歲。爲甚麼鬚髮到全白了。看他的相貌也就很龍鍾呢。愛德道。我也是這麼想。自從我母親去世之後。我父親終日的憂愁。臉上也就顯了老態。究竟他憂愁什麼事。向來從沒有對我說過。就像去年送我回國也是爲的這箇緣故。今年又屢次上書俄皇告病。想回英國。無奈俄皇總不允許。因此心裏一急。格外添出病來了。賈爾登道。你父女都是英國人。俄皇又有甚麼權力能彀不准你們回國嗎。愛德道。先生。

你還沒有知道呢。從前也是我父親一時錯見貪圖眼前的利益。已經入了俄國的籍貫。先生應該知道俄國的法律。既入俄籍。進退便不能自由了。就外面看起來。我的父親身擁鉅貲。名登顯宦。全俄國的水師船政都歸他一手經理。俄皇的寵愛也就異乎尋常。在聖彼得堡中提起我父親巴爾得的名字。那一箇不知道他是一位尊榮顯赫的大臣。究竟他心裏何嘗有一天快樂。俄國政府最是喜怒無常。極專制極暴虐的。今天雖然相待的十分親厚。明天或者就身犯重罪。充軍到西比利亞也。未可知。俗語說的。伴君如伴虎。我父親處不測之地。成年成月的如臨深履薄。一般憂慮過度。衰弱日增。就是得著天下頂滋補的藥品。日日服食。恐怕亦無強壯之望了。賈爾登道。原來巴爾得先生就是令尊。請姑娘替我引見引見。我們舊日的心事。若蒙姑娘允許。他轉眼就是我的丈人了。豈有女婿不見丈人之理。愛德道。賈爾登先生。此事請再休提起。從前次分手以後。我已立志誓不嫁人。願終身伏侍父親。我既無兄弟。又無姊妹。父親在此。只是孑然一身。與俄人更沒有一箇相好的。不但

相好而且視如讐仇。你想話猶未了，忽覺得有人在肩上輕輕的拍了一下，連忙的回頭一看，只見身邊站著一位貴婦人，低聲說道：「朋友入國，須問禁，你們難道不知道俄國的規矩嗎？」照剛纔的這番話，若是被警察大臣聽見，恐怕大禍就在眼前。你們難道還不知道警察的利害嗎？無論什麼人，只要言語偶然大意形迹稍有可疑，就天天有偵探跟在你們後面了。說完了這幾句話，揚長而去，只嚇得愛德和賈爾登兩人驚疑不定，也不知道這婦人是一箇何等人物。正是：

天生麗質恆招嫉。

人戒閒談易惹災。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入戲樓嬌娃譏虐政

驚御駕刺客逞奸謀

且說愛德和賈爾登兩人聽了那貴婦人一番話，嚇得呆了。半天纔定一定神，一同到戲園旁邊，順著扶梯上樓，就兩廂裏揀了一間密室，坐下來。賈爾登道：「此處極好，且喜房中別無坐客，離戲臺又近，看戲看得極清楚，又沒有閒人來往，我們可以隨

便看戲談心。就是再老練的偵探也無從窺伺的了。看官你道真是無從窺伺麼。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爲。賈爾登剛道無人來往。正在這箇當口。隔壁廂房內早已來了一箇人。這人身材魁偉。白面黑鬚。年紀約在三十左右。身穿軍人服色。一手提著帽子。一手推門進來。隨手將房門掩上。身段異常輕捷。衆人毫不在意。進房後由身邊取出一把鋼鑽。將靠著賈爾登和愛德這邊的板壁鑿了一箇小洞。順便搬了一張椅子靠近洞邊坐下。臉朝著戲臺做出凝神看戲的樣子。這邊愛德和賈爾登可憐還在睡裏夢裏。何嘗有一點兒曉得。仍舊信口談心。只聽見愛德說道。今天你我相遇實在出於意外。可惜我父親一時不能回國。不然也可一語未畢。賈爾登忽然接口道。你父親身入俄籍已經是大錯。我勸你一誤不可再誤。還是早回英國的。爲是此地不是可以久居之所。就拿眼前說。你看這戲臺上的女伶。炫妝華服妙舞清歌。雖然也像十分安樂。論不定俄國政府明日出一箇號令。將他送到西伯利亞。把這一副玉容埋沒在冰天雪地之中。也是常有的事。照這樣危險的地方。你如

何能夠久住嗎。愛德道。父親昨日還對我講。一樁親眼見的事情。這事在幾十年以前。有一箇美女。正在跳舞會裏跳舞。忽然來了幾箇警察。將他身上華麗的衣服。全行剝下。捉將官裏去了。就是這箇美女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事。得了罪名。後來就將他充軍到三千里外西伯利亞境內。做了三十五年的苦工。期滿回來。警察處仍將前次剝下來的衣服給他穿上。放他回家。可憐這位美女。捉去的時候。是箇韶容稚齒的嬌娃。回來的時候。變了箇白髮衰顏的老婦。而且家裏親丁死亡略盡。相識無人。城市非舊。不比那丁令威化鶴歸來。傷心還要加幾倍嗎。賈爾登道。我以前在倫敦。曾在新聞紙上。見過這段事情。不想竟是確實的。愛德道。千確萬確。這箇婦人曾在我家住過幾天。我父親見他無辜被譴。甚爲可憐。情願出力幫助他。但他自家因爲流離顛沛。舉目無親。活著也是無味。早已投河自盡了。愛德方纔說罷。賈爾登忽然高聲說道。俄國有一種虛無黨。你大概是知道的罷。照這般政體也難怪。虛無黨中人。冒千危萬險。去做那刺客的生涯。據我看來。現在民氣已漸漸發達。歐洲各

國有民主的有君民共主的似這等殘酷專制的政治必須要斷絕根株纔能算一箇美滿的國度呢。愛德道可惜我不是俄國的國民。若我是箇男人情願投入盧無黨中盡一生精力滅盡了這些害國害民的獨夫殘賊。愛德道說到這裏不由得眉飛色舞。臉上便現出一種激昂慷慨的神氣聲音也高了一點兒。又接著說道。我常想天地間的事再沒有做不到的。若是殺一箇人能夠與千萬人有益那也就雖死無憾。我看俄國握權行政的人殘忍貪酷到這步田地實在不願意和他同生只願意和他同死。盧無黨中人如果有這樣的志願做出這樣的事業我是沒日沒夜的盼望他們成功呢。愛德道這一篇高談闊論早已被隔壁這位軍官打扮的人聽得清清楚楚。一字不遺。心裏想道。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只要這幾句話被我聽見。明天告訴了警察大臣。佳爾閣這箇女子就在佳爾閣掌握之中。我替佳爾閣探聽了這件大事也可以索他的酬勞千金之賞不難立得。正在心裏盤算。又聽賈爾登說道。俄國政體敗壞也難怪。俄皇聞說今皇爲人心腸最是忠厚的就是。